二知軒文存

二知軒文鈔卷十三

定遠方濬頤子箴

讀鬻子

熊爲諸子冠所言皆五帝三王之道而特揭有國者之治志治謀歸本於道和信仁以爲帝王之器大哉言乎宜文王弗以爲老而師之也一曰撰吏再曰撰吏其任官惟賢才之說耶一曰周政再曰傳政其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耶至謂民免四死而得四生而能以理數屬之道教嗚呼其論可謂醕且正已獨卿相君侯之本一語未免重輕失當爾

讀子牙子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嗚呼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時祇知天王聖明雖在拘囚恪守臣節若之何有立歛之意而太公遂出此二語應之篇終且曰允哉受命吾以爲此斷非太公之書也其他大禮守土論將諸篇非不深切著明可爲萬世法戒然發端之言恐三代以上人決不若是之孟浪而卒易也矧曰對文王言之嗚呼直不成爲尙父已吾儒讀書須放開眼孔烏可以僞亂眞也哉

讀關尹子

九篇皆論道之文而其最精者爲一字爲二柱爲三極爲五鑑爲八籌一字篇曰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而極之於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買道於愚中間設譬萬端無非言道也二柱篇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終篇說寓字大奇而其初則說吉凶說五行說人之夢說形說氣而以渾人我同天地斷之可謂虛空粉碎矣三極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大有于絕四氣象而立謙虛易權之目辨制

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之方而謂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固至當不易之論也至五鑑篇忽說鬼則近怪矣曰心不可一心不可虛心不可靜則悖道矣然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而扨爲情波心流性水之喻其言理何嘗不精鑿耶八籌篇曰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醜物汗出固亦雋語乃臚舉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之名論道而入於異端宗聖而雜以方術是則吾所弗取也

讀子華子

賢哉程本能辨神鼎之誣能道瑞應之誕以精誠爲爲政之準以植黨爲治象之累孔子遇諸郯而歎爲天下賢士誠賢士哉惜乎其名稱籍甚而不得容於諸侯也觀其郤苓塞之召遭燭過之譏教北宮之自專其心許晏嬰之能辭其賞刮迹以去扃守自甘弗萌於中矣曹於外因舉五臣不爲武王僕轅以爲之證而曰人臣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爲然後可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末能無不爲也能有所不爲嗚呼若本者庶乎近於道矣

讀老子

世人皆侈言文筆吾謂千古文筆之妙無有過於李伯陽者道德五千言簡之又簡鍊之又鍊他人千百語所不能了彼以一二語了之若銘若頌若贊若偈開後學無限法門襲其辭不師其意可以醫文家繁冗拖沓沈悶滯晦之病眞所謂特健藥也至論德篇謂上德不德禮爲亂首則尤爲背道之言異端之倡明眼人皆能辨之存而不論可也近世有以子名家者專事排比鋪張自謂獨樹一幟令人閱之不能終卷是眞覆瓿物耳安得伯陽投之丹鼎中一爲伐毛洗髓也噫

讀莊子

老之後有莊莊固宗老者也然而老之言短莊之言則長老之言質莊之言則華老之言名貴莊之言則奇詭老之言皆正言莊之言則皆寓言老之言就人論人莊之言則以物譬人蓋其大旨宗老而文則不相沿襲也吾嘗之人三千年生一子休而罕有能繼之者豈惟嘗之人罕繼之舉天下亦無有能繼之者已莊不學老故得成其為莊後人不學莊乃可近似乎莊方子謂文無派讀莊子而益信其無派也

讀列子

沖虛眞經較南華更爲怪誕而文則汪洋恣肆層出不窮楊
南峰曰舉業家不可不讀不可不熟惜乎舉業家無有讀之
無有熟之者也然而讀之熟之亦不能則之做之也何也此
特一家言耳然其憑空結撰離奇惝恍之說後人皆援爲故
實而可充儉腹則又類書之祖也其曰北宮子厚于德薄于
命西門子厚於命薄於德皆天也非人也北宮聞其言遂覺
裋褐有狐貉之温莪菽有稻粱之味蓬室若廣廈之蔭蓽輅
若文軒之飾以言悟人何其至捷歟若夫墨屎單至嘽咺憋
懯之四人爲智之深巧佞愚直婘斫便辟之四人爲巧之微

繆㤘情露謇極淒許之四人爲才之得眠娗諈諉勇敢怯疑之四人爲行無戾多偶自專乘權隻立之四人爲時之適摹繪眾態維妙維肖擬立名字呼之欲出雖照鏡然犀亦無此軒豁呈露也可謂奇已

楊朱篇另是一種筆墨與前絕不相類其最謬者曰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曰管夷吾養生之道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晏平仲送死之道則焚沈瘞露棄溝壑納石槨皆無不可而子居之不肯拔一毛則猶其小

焉者也吾不知子居何以不自爲一書而附於沖虛之後夫薰蕕亦烏可以同器哉

讀墨子

親士修身二篇尙合聖賢之道其言兼愛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旨不相背也後之師墨者變本加厲遂入於禪耳至若小取之論馬牛貴義之說予衣冠予天下游戲嘲詼故作複語隱語險語澀語以驚世駭俗而其中固枵然無物也讀者乃賞爲奇超何奇乎何超乎此等文字廁於莊列之後使人開卷昏昏欲睡其殆嗜痂者別有一癖也耶

讀管子

夷吾終是伯才未聞大道法家祖之許者謂其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濶於仁竟哉斯言顧文則奇古生峭拗折雄駿益人神智不少而疵纇處則宜辨之其論七法曰能治其法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夫治國之道豈專在彊兵哉霸形一篇極力夸張必是戰國人所作六七十鬬兵事居其大半自謂伯王之術伯則有之王則未也參患篇曰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前言國有四維幾忘其自相矛盾已若小稱紀身後之事更屬僞託無疑讀至內業

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誕妄不直一噱而升菴鳳洲賞之以爲寫精氣入微以爲說理無理障談元入元關講道悉道妙眞吾所不解也全書皆言政事乃忽闌入此篇豈管子而若是雜亂無紀也耶獨地員篇質實典重可以上繼禹貢職方下開史遷貨殖然發端則曰管仲之匡天下其非夷吾所手撰也明甚吾輩讀書不可爲古人所欺願質之天下後世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讀亢倉子

庚桑楚師老聃能化羽山之俗羣以爲聖其言淸心養性錬

氣凝神揆諸儒理甚得半之道而陳大夫以爲能耳視目聽而亦聖之觀其對魯公之言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楚乃自聖若此何視道太易耶至其論君道主於取人論賢道主於不爲之爲不用之用論農道以穀爲人之天而主於農戰亦皆平正通達無悖理害道之言宜乎景王之拜稽首列稱觴爲壽也

讀晏子

管晏並稱吾謂管不如晏晏子之言諫者六篇諸多正少大都以婉語微言開君之悟故每諫必從遂得受相而秉政也

歷觀千古諫臣無有能出其右者豈特夷吾不若哉嬰不忍爲管之一惡夫嬰固不止一美也左右之社鼠與用事之猛狗雖多其如晏子何觀其尊負芻爲上客薦擁蓋爲大夫不奪占夢之功能救太卜之死使吳使楚不辱君命邶殿市租辭之再三至於返宅卻婚心地光明操持堅定實令人動高山仰止之思太史公願爲執鞭予小子亦所忻慕焉而文詞粹美駕諸子而上之尤使予百讀不厭也

讀鄧析子

天於人君於民父於子兄於弟無不厚者而玆則曰無厚無

厚者其變也非其常也天性刻薄之人發爲謬論刑名家遂祖之且曰不以耳聽不以目視不以心計不以知慮故作惝恍支離之說又曰聖人以死大盜不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盜跖所不可解乃聖人之罪悖理害道莫此爲甚適足以自殺其身而已所不可解者祖龍一炬獨遺之俾存於世間啟申韓之學而後之習其文字者乃稱之爲子嗚呼海畔逐臭之夫何若是之多耶展卷觀之胷中作惡三日不能不大聲急呼爲天下告也

讀鬼谷子

人而以鬼谷名夫夫也固自屏於人之外已捭之闔之揵之抵之箝之摩之工於取譬深刻透露第玩其辭可以醫文家平庸膚淺之病文筆固自不凡獨聖人守司門戶一語隱爲後世朋黨作先路之導雖賢人君子不免入乎其中而鮮能捭闔揵抵箝摩以全身免禍也噫立門戶者反受門戶之害自古及今迷而不悟者實繁有徒乃區區說士階之厲也評者顧曰一代之雄而擬諸金匱韜畧吁過矣

讀文子

訃然爲老聃之徒其論精神意氣得養生之道其論義禮貴

和得處世之道其論應事行己得治心之道其論仁義而參以世權得知人全身之道其論御相而譏其受制得以佚代勞之道所言雖雜入於名法儒墨諸家而大旨則以清靜無爲爲主文亦脩飾簡潔脈絡分明淮南本之後儒多采書中之語可謂善學其師而能自成一家者已

讀公孫龍子

子石遊仲尼之門作平原之客其論堅白異同意主循名責實原不背於聖道特假物取譬離奇夭矯瀏斆舌純以辭勝而意爲辭掩辯則善矣達則未也欲冀時君之悟徒貽譬

者之譏所以言語一科不得與宰我子貢並列正謂其强辭奪理過於鑿空毫無實際轉令聞者生厭耳然其用筆之妙固不可及鈍根人宜三服之

讀商子

嗚呼廢井田而申鑿令棄詩書而教農戰尚權數務變法而言算地開塞以刻薄之姿行狙詐之道非堯舜薄湯武而謂古者先德今者前刑彊秦以此亡秦亦以此論者曰惜乎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投不令之朝吾以爲文則妙矣其如不仁何即論圖霸亦下管仲一等生於令朝專恃富彊豈足

以成王業哉獨其所言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
息而要之於使民作本務農節取焉初無悖於聖人之旨也
商君才力固自不凡而爲心術所誤舍學問以求經濟吾不
知其可也

讀鶡冠子

學問篇最爲明暢簡括宜乎昌黎賞其文而悲其不遇也至
若博選曰王鈇著希曰道與德館以鹿爲知造意近迭曰人
道先兵而謂兵爲禮義忠信環流曰積往生跂積毒生藥天
權曰通屬合膞軥蜚垂轙陸溺溺入謹司天英故爲奇與之

語以驚世駭俗而實則黃老之學雜以刑名未能入乎聖賢之域也觀其首戴鳥羽卻聘幽棲蓋石隱之流甘心行怪者奚足尚乎

讀司馬子

雖言兵法而以仁本篇冠首詳舉六政九法曰以戰止戰曰所以愛吾民曰所以兼愛其民蓋去古未遠猶有先王遺意與後世言兵者不同善乎其於武備之中不廢文事也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二語千古行軍要訣不外乎此豈可視為老生常談彼徒論進止步伐專務營繕鍛礪者竊恐外強中乾

過剛反折耳人人正正衕衕火火以此爲戰戰胡不利而因心而動復推原於治亂之道大司馬若穰苴者可謂能勝其任已

讀吳子

繼司馬而起者爲子夏氏之徒亦正兵也儒服而以兵機見魏文侯立爲大將策西河全勝之師拓地千里其圖國則先和其治軍則教之禮而勵之義謂五勝不如一勝謂五兵皆有服之之道謂器卒祗須三千人其料敵也謂六國之陳能壞之能取之能敗之能虜之能倦之而不卜而戰者有八不

占而避者有六其治兵也謂必明四輕二重一信而戒其猶豫狐疑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其論將也謂必總文武兼剛柔嚴五慎決四機而威耳威目威心三者咸立於是乎可詐而誘於是乎可貨而賂於是乎可勞而困於是乎可離而間於是乎可震而走於是乎可邀而取於是乎可來而前於是乎可薄而擊於是乎可灌而沈於是乎可焚而滅於是乎可潛而襲而知彼知己讓智攻愚下令賤勇嘗以輕銳嗚呼兵法盡之已田文遜謝不如誠不如哉

尹氏爲公孫子石弟子而文筆不同於師暢所欲言明辨而晢開後世策論之風惟大旨在乎正名乃曰用法用術用權用勢篇首旣揭出仁義禮樂而其後則專宗老子之言抛却仁義禮樂顯與正學相背是其謬處且一篇之中忽莊忽諧忽正忽俳講說政事無端雜以游戲之語不諳文章體格適成其爲一家言而已而仲長統評之曰多所彌綸莊子吾以爲漆園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尹氏烏能學步耶

讀孫武子

震川選十三篇之六其始計也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其謀攻

也曰知彼知己其兵勢也曰出奇無窮其虛實也曰避實擊虛因敵制勝其軍爭也曰治氣治心治力治變其地形也曰通掛支險隘遠走弛陷崩亂北而要之以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精辭粹語批郤導窾較司馬子更爲過之孫吳並稱吾謂孫之用奇更優於吳之用正也一言以蔽之曰兵不厭詐而已宰相須用讀書人即大將亦烏可以不讀書乎然則治軍之道韜畧爲先而器械其後焉者也明乎此乃足以安內攘

外彊國本絕邊患

讀尉繚子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固以人和爲重而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亦確有占驗可憑者錯之言泥已至曰兵必定制自是正論後世言兵者皆當法之攻權守權攻固難守尤不易詳於攻而畧於守不得謂之知兵也夫安有能守而不能攻者哉復因論兵而推及於治本崇儉右文則實爲歸本還源之要義伯也近乎王矣乙其殺士卒之半等語不居然粹美足爲兵家軌範耶

讀玉虛子

靈均之文辭創善變實爲古今絕調後人不惟不敢學亦不

能學此其所以獨至也震川意爲去取祇選十二篇嘗鼎一
臠窺豹一斑豈若讀全騷之爲愉快耶天地間有數文字無
格律之可尋無聲調之可擬純是一片忠君愛國之忱從肺
腑中千迴百轉而出比體興體居多三百篇後創此調變此
調化整爲散雜韻語於單行奇文妙文少雙寡二評者曰離
騷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綿邈曲折又未嘗斷未嘗亂嗚呼
靈均可謂文中之聖已

讀鹿溪子

九辯從九章脫胎而出彼以長篇勝此以短幅勝彼以紆迴

勝此以矜練勝是子淵善學其師處亦正子淵不及其師處升菴謂纖濃洒漫屈氏風徵即此微者亦何可多得耶今人學古步亦步趨亦趨規仿揣摩墮入窠臼使人一覽無餘盡泥格調以言文者汨沒性靈專工塗澤與優孟衣冠奚異哉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子淵自負若此夫鳳固非鷃所能知鯤固非鯢所能量也

讀愼子

雖法家言而簡括純粹無一枝辭蔓語以少勝多稷下固推巨擘其曰明君動事分官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

禮又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又曰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聱動名貴可入奏疏吾讀到之文深惜其不爲世用也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夫豈在繁稱博引累牘連篇哉若到之善言名法在當時能有幾人耶覺賈生之策治安尙嫌辭費也

讀汗子

君聖於堯臣賢於舜汗先生三月甫得一見乃卽以此語媚春申俾著客籍蓋亦雞鳴狗盜之徒耳嗚呼本凡馬也顧自以爲驥耶天下之蹏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

者衆矣孰則下車哭之孰則解紵羃之縱俛噴仰鳴聲達於天方以爲馬之常情耳不知其中有驥也吾甚悲夫驥之未遭伯樂也未遭伯樂則驥終與凡馬伍汗先生之自以爲驥然乎否乎而春申固已下車解紵已堯之舜之誰曰不宜

讀尸子

佼之論君治也歷敘五帝堯舜禹湯文武而歸諸四術四德崇闕與博援引孔子子夏之言以日譬君訓曰明遠所學固絕正大乃其徒則爲商君迥與師異豈佼之平日所教者別有道耶抑鞅學成乃背其師自立門戶耶鞅死避而之蜀後

世稱爲傑士吾則謂佼不智也如鞅之性情學術佼不能知之而引爲弟子則已佼或知之而引爲弟子佼非失言乎佼既失言於先猶幸全身於後人皆服其一時之勇決吾方咎其疇昔之昏蒙教不擇人而授固古今之通病也豈獨一尸佼哉

讀囂囂子

江乙謂相臣詔幸臣工於讒毀巧於便佞而以囂囂自名名胡不稱其實若是耶列於子家大爲文字之玷或難之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若乙固辯士中之佼佼者第取其辭令奚必

繩其品誼乎夢園子曰不廢其言以其言善也乙之言則反間則泄交則幸臣皆莠言也宵小妾婦之所爲而以厠諸賢哲英豪之論述嗚呼愼已或曰子之持論毋乃太苛耶曰不苛不足以見道

讀荀子

孟子言性善救世之言也荀卿言性惡憤世之言也救世者其論正足以信今而傳後憤世者其論矯未免飾智而驚愚三十二篇中以勸學不苟非相正名堯問五篇爲最精理名言層見疊出取其醇去其疵程子謂循之可以入道亮哉乃

其徒則倡焚書坑儒之禍佼遜乎卿而斯劣乎鞅卿以堯舜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而教斯若此果孰僞耶果孰亂天下耶吾甚惜夫如卿之才之學乃畔聖侮賢自屏於名教之外幾若天性使然智乎愚乎必有能辨之者然後知聖人之言洵爲至當不易也

讀呂子

千古大盜無如陽翟大賈始也居奇貨以盜人之國繼也集儒書以盜後世名其人之心術品詣尚可問乎然而文字章法之妙議論之精辭足理足有意於古而無筆不古擇其雅

馴者且可厠之經以與聖賢相抗豈大賈之才眞能過人歟抑亦大賈之財有以致之耳不惟秦受其欺天下並受其欺盜國固巧盜名尤巧也若無其才烏乎盜哉噫賈而善盜斯爲大賈已

讀韓非子

嗚呼非師荀卿著書十萬餘言縱橫跌宕變化離奇雄駿陗厲曲折與衍有排偶有單行有韻語有庾辭章法篇法句法字法無一相同無不入妙但以文字論可謂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矣莊子後人難學此則不獨古文家宜尋繹玩味誦習

制舉業者亦當揣摩之悟其用筆之道便可辟易萬夫投無不利洵乎詞壇之秘鑰也唐宋不及兩漢兩漢不及秦人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作文焉可不從子家入哉試觀八經之短五蠹之長一手所成繁簡各當文無定格於茲益信蓋心中境熟自然舌底瀾翻不在乎雷同勦襲也至其刻覈紕繆有乖聖教夫人而知之矣既生非復生斯同室操戈朋友之倫遂絕彼固禍由自取爾

讀波弄子

正言莊論聽而生厭者人之恒情也而不足以窮辯士罕譬

而喻言婉而諷妙作詼諧之語託爲游戲之詞談笑從容神情暇逸使人主聞之沛若江河渙然冰釋陰受其牢籠顛倒而不自知故雖納鄰國璧馬之賂予客以可乘之隙譖於王前在他人未有不顏赧辭塞局促悚惶者而彼則直言不諱氣象舒徐儼若居功巧於文過心術譎詐變亂是非至斯極已吁可畏哉

讀惠子

惠施與公孫龍同時能善辯施則善譬人以止譬聞之王即以無譬難之施若無譬施復何言乎施若徑告王以不可無

譬王豈遂善之乎於是以彈喻彈而王曰未諭以弓喻彈而王曰可知以喜譬之王得善譬之施雖有止譬之客而卒不能聽無譬之言客之口鈍施之口利以鈍口攻利口鈍者敗已至齊荆之役羣臣左右皆爲張儀言而莫爲惠施言王亦聽張儀言而弗聽惠施言斯時施之說不幾窮乎乃復創爲半可之論加以刼主之名動王之疑而自護其短嗚呼此其所以爲策士也

讀胡非子

胡非爲墨之徒而論勇則上本莊荀下開說苑其以君子之

勇爲勇一言折服危冠長劍之人非不誠勇也哉血氣暴於外而道義餒於中敵萬人者反懼一人勇固在德而不在力也非雖爲嬰之徒而所言則近乎聖賢足資采擇正不得以異端目之靜能制動柔能克剛張至弱之帆以當至强之風風爲帆用弱者轉强而爲艣咸聽命焉舟中攤卷忽有所悟附記於此以見善言名理者之當前卽是無事遠求也

讀子家子

戰國游說之士抵掌而談縱橫捭闔率皆夸大其詞反覆辨論不盡不止亦風氣使然獨子家子以孔子元孫能世其學

曾侯尊為國師恪守高曾規矩直承先聖訓言無急功近名之心無枉己干人之念遺書具在讀反身篇寥寥數語言簡義賅彈雀而以隋珠慮要輕者用重撫戀而來薑門歎鄰國之獵吾豈惟善反其身抑且精於審用於此可知聖門教澤之長留貽之厚而爲子孫者之守道而不移於俗固足多也

讀希子

甚矣辯士之無品也篇曰黜倖而前則折之後則阿之折之者何謂其權不足相抗烏能責人無禮而喻以時賤時貴是教之下文信也阿之者何謂其色不堪敵智祇可聽人獨斷

而喻以並驥乘驥是教之因背也夫希爲旣游侍臣之門其初固不卑不諂所以自處者甚合乎道也乃未幾而慮廷信色衰代謀傾陷之策以助其惡以濟其好前後如出兩人焉而論者顧曰正直不阿如孔子之折彌子孟子之折王驩子其前而恕其後安得爲定評哉

讀辥子

燭之相劍獨具隻眼豪曹則非之巨闕則非之一閲純鉤如敗如悟手捽芙蓉諦觀不已遂神往於赤堇之山若邪之溪親見夫雨師雷公天帝太乙羣神效靈蛟龍來役斯時歐冶

乃成此五劍也詳爲數典吳王得其三楚王奪其一秦王求其一而不可得小試於敵邦未嘗大用於天下而句踐乃以客直爲言是不知純鉤之可寶也是不知大刑小刑之精神也是不知湛盧之去之如水也是不知魚腸之會刺王僚也然而帝顓頊高陽氏有曳影之劍常於匣中作龍虎吟騰空而舒四方有兵劍卽飛指其方彼兵自息以較純鉤又非寶劍矣安得起辟燭於九京而問之

讀風胡子

楚王不使風胡子作劍而令齎重寶聘干將歐冶子作劍意

者必吳地茨山之鐵英始能鑄此寶物也干將歐冶鑄成默無一言俾風胡說劍於楚王舌鋒之利筆鋒之銳直若與劍鋒合而爲一耳內琤琤紙上稜稜迄今讀治神篇覺三劍之精神宛然猶在目前也最奇者晉鄭之頭畢白一語寫楚軍大捷情狀有聲有色他人滿紙鋪張不盡者此則以一語了之匪風胡誰爲鐵兵吐氣耶予兒時喜讀劍俠傳思其人不可得見既又以爲彼乃腹中之劍有形無質究不如手中之劍耀雪凝氷也請觀龍淵太阿工布庶可以振懦而起衰

讀三柱子

田巴一日服千人而見屈於十二齡之童子杜口爲業終身不談彼曰先生之言似梟鳴出聲此曰先生之駒乃飛兎騕褭則祖邱稷下之服仲連者又奚止千人哉獨約矢射書冀全聊城之民而反以致燕將之屠城自殺此固排難解紛之人意料所不及也乃齊顧欲爵之能無爲田巴所竊笑耶然而諷孟嘗之逐客好士既善於立言激田單之厲氣援枹又精於用兵迨至辭封卻金義不帝秦飛鳥翔空冥然高舉輕世肆志不役心於富貴之塲其徒若此其師平日之教亦必大有異乎人者吾思仲連吾不忘徐劫已

讀歲寒子

晉陽之役孟同陰謀秘計皆爲智過道出而智伯貪利無厭不納忠言卒至滅亡此其中蓋有天焉然而孟同之勛大矣其曰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乃愴然決去耕於負親之邱功成名遂而身退宜乎不復問人間事矣三年歸田四國謀趙罷耕再出以計敗之君爲之負劍而御妻若子皆爲通問之使既明哲以保身又忠貞以報主由前而觀爲策士由後而觀則爲高士也上可以希名公之明農下可以傲陶朱之貨殖而子房之從赤松子超然遠引尚覺其太恝也戰國

若孟同者唯三柱子堪與頡頏以歲寒名其殆有後凋之操歟

讀首山子

頓弱直詆始皇爲無名無實而始皇旋怒之旋喜之資以萬金并吞六國弱之才固不在茅焦下而始皇之能用弱而恕其言後世人主罕有及之者非始皇孰相頓弱哉而論者顧以仁人君子責之不知當合從連橫之時天生一始皇以爲敺爵之鸇敺魚之獺而翼鸇佐獺者遂實繁有徒是蓋時勢使然氣數使然而其權術詐力雄視宇宙奔走天下廢五帝

三王之制壞井田封建之規極之於焚書坑儒以成千古變
局也雖彼奮亦無如之何彼弱也烏能不爲始皇用耶

讀潼山子

戰國辨士甲於千古而兩孺子尤爲横縱一世三桂以外復
有潼山潼山之遇更榮於三桂由今思之說趙攻燕秦得上
谷三十六縣之什一遂以少庶子拜爲相賞不太重歟且羅
乃茂孫十二歲卽爲少庶子殆以門第得官耶少庶子是文
信家臣家臣有功便可立躋宰輔豈資格由來不講耶先秦
去古甚近斯時人之智慧百倍於今鼓其唇舌動中機宜富

強立致然而得諸童年蓋亦屢已後世所謂黑頭三公者較之潼山能無滋媿乎

讀吳兒子

齊貌辨之多疵而靖郭君獨善之門人諫之不聽其子諫之又不聽靖郭能知貌辨之心故排衆謗而遇之益厚貌辨於是不得不思所以報知己矣所以報知己者唯一死耳不求生奚畏死不畏死自得生設爲問答之詞善則歸君過則歸己王烏得以不動聽哉爲相七日遽謝病歸識者高之人之以貌辨爲疵者皆不知貌辨者也及其辭相能勿交悔失言

耶若貌辯者有奇節而不修細行固無忝於上舍之尊崇而
靖郭之不戒人言獨隆禮貌遂以之得士心而回王意亦可
謂能收養士之報者已

讀隨巢子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芬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分爲三而
隨巢子在當時即隱其名與張孟談友惜其書秦火燔燒未
盡尚存越蘭一問答以鬼神賢於聖人今之佛教葢本於此
夫宗墨者言鬼神守其師說無足怪也乃有儒而墨者以孔
孟之徒慕釋氏之學空談性理遁入虛無方自謂元渺幽深

幾於神化而不知已舍正路而涉歧途矣且歧之又歧而去道日遠矣儒與墨截然不同顧溷而一之援而止之意主中立而實則囿於一偏也非墨盡儒乃儒自盡耳雖賢士大夫皆不免焉無惑乎聖教日衰而異端蠭起也

讀孔叢子

古今世家獨推孔氏罕有與之相埒者子魚以九世孫能避秦火藏書壁中隱居嵩山卻陳涉之聘著連叢上下篇所記皆先聖先賢前言往行和平中正一洗戰國策士之習子家之最醇者震川所錄九篇尤爲粹美無可訾議蓋言簡義賅

理明辭達不事縱橫馳驟自然宛轉從容於此見孔氏家學之富於此見聖門教澤之深夫固兢兢焉守我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訓以垂示後人而非別有所著錄也孔氏遺書卓卓洵可傳已

讀黃石子

素書簡括如頌如箴三畧排奡不枝不蔓即以文字論亦足上抗周秦俯視西漢已而評者謂其顯淺疑老人別有不傳之秘授諸子房夫理之至顯至淺者固無所不包無所不貫也亦安有所謂至奧至深者耶至奧至深者不入於怪誕即

鄰於詭譎不近於刻覈卽涉於陰私試觀五經四子書何嘗有此種筆墨哉文人好奇古今通病殊不知布帛菽粟之言愈耐人玩味尋繹也圯橋所授得晉盜發之乃傳於世幸哉

讀雲陽子

陸大夫文字爲漢儒倡首議論正大詞旨溫醇間作韻語聲調鏗鏘而筆勢之縱橫開闔氣機之鼓盪流走句法之矯健雄快似散非散似整非整喻而非喻眞而非眞每奏一篇高帝無不稱善號曰新語洵足導班揚之前路開賈董之先聲也視戰國嬴秦迥乎不同文章隨風氣爲轉移夫固有不期

然而然者已至其言政事則崇教化而卑法令言功名則尙道德而黜威武言計慮則主忠誠而闢詭隨言治術則鑒遠古而證近今卓識宏議理達詞舉後有作者孰能[illegible]而上之耶

讀金門子

東坡謂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吾以爲非量小也非識不足也抱用世之志負王佐之才而不知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蓋由氣失所養耳能養氣則量自充識自裕即使賈生不遇亦可著書立說以教後人傳之不朽矣至縈紆鬱

悶不善處窮悲傷短折也耶新書具在精理名言足以表其瑰政瑋術若服疑審微勸學修政諸篇皆經世之文體用兼備者獨三表五餌防邊之策論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而要之信愛和好中國羈縻之道無有善於此者迨至壞目壞口壞心壞耳壞腹之後歸諸戰德而戰勝規畫周詳推闡盡致苟能仿而行之邊患自絕兵天下之民孰愈於民天下之兵哉而乃以爲迂也

讀淮南子

鴻烈二十一篇震川采其八訓以便舉業汪洋浩瀚如長江

大河一瀉千里而其中脈絡分明有條不紊元之又元眾妙之門白沙謂其本於文字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陽明謂珠聯璧合名理淵微卓越諸子吾何間然淮南門下有如許通儒奇士握槧懷鉛探索陰陽推測物理乃惑於神仙方外之說不獲保其令名而託爲尸解以誑庸耳俗目嗚呼雞鳴天上犬吠雲中然耶否耶夫孰得而知之然其文字固不可磨滅也

讀桂巖子

江都爲春秋功臣援引義例觸類旁通分明融洽想見下帷

攻苦時怡然渙然有指與物化之妙惟其貫天人明義利所學甚正所詣極純不特善於解經抑且精於論性深察名號篇參合孔孟辨駁性善取喻米禾實高出宋儒一籌而上合乎相近不移之旨孰謂漢學不可以兼宋學哉孰謂見道不分明而爲此騎牆之說哉至其篇目新奇與文絕不相類鳳洲疑爲後人附贅誠然誠然夫以羽翼經傳之文列於子家終覺體制各別予故表而出之以諗來者

讀封龍子

韓詩外傳皆論事之文借詩作證非說詩也文辭簡括不肯

沮廢筆墨是能別開谿徑自立門戶者其說大儒以俗人俗儒雅儒相形說先生以後生不生相形工於布局以貫定主可悟作文之法要離篇則近於稗官小說家言陽明乃賞其奇何奇乎讀古人書胸中先有定見然後一目了然涇渭立判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固不可隨聲附和亦不容好異矜奇斯人棄我取人取我棄品題悉當而弗失之刻弗失之阿已不然人云亦云奚如束之高閣耶

讀書雲子

曼倩年未二十已誦書四十四萬言勇捷廉信備於一身上

書高自稱嘗待詔公車金馬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詼啁左右搬弄公卿時復直言切諫沈淪卑位終不見用班史贊曰似優似智似直似隱而目爲滑稽之雄嗚呼朔之文辭豈盡滑稽哉觀其進諫游靜慾之規奏泰階天變之事陳樂甚陽溢之戒嚴邪枉淫辟之防侃侃而談頗有大臣風度正不獨化民一對爲能抑後世崇儉德也洵乎明濟開豁苞含宏大雄節高氣蓋世邁倫擬騷諸篇自傷不遇代屈怨悲千載而下讀之猶令人欷歔欲絕而或乃以謂蟬蛻龍變棄世登神嗚呼若東方生者斷非凡品也

讀賈誼子

文有以簡潔勝者非事鋪張排比自然切理饜心援古證今言近旨遠長於諷論諸樹枝辭如劉子政之說苑新序是已子政以骨肉備九卿惓惓王室兩封章三奏疏直言敢諫爲千古宗臣第一而又入名儒之班副博學之望西漢文字足與兩司馬揚子雲相抗者厥惟子政雖賈生猶其亞也南宋人稱賈抑劉爲得爲定論耶姚董塢本昌黎之言所評絕當附錄於此以見讀古人書不必苟同亦無庸立異也

讀揚子

子雲學富才雄稱先則古著法言以象論語草太元以擬羲經議論見識超越流輩奇而不詭於正博而能得其精漢儒中固推卓卓者以云大醇幾乎醕已獨修身篇論性曰善惡混背乎孔子相近之旨於是旣作解嘲復作劇秦美新前後如出兩人焉嗟嗟子雲之甘爲莽大夫安得不謂善惡混也歟可見言爲心聲當日已自己道破預立供狀千古有文無行之人大率類此而不意學師孔顏才埒賈董者晩節末路乃至於斯昌黎恕之曰小疵嗚呼斯爲小疵其大者更何若耶

讀符子

許由誚堯之足願而甘讓其榮蚔蟻觀鼈之戴山而不慕其大符子固是漆園吏一流人物故隱居深山之中閉戸著書蕭然自得讀其單詞片語已覺藐視乎松楝雲屛陰視乎滄海蓬萊毋勞我形自適其適鴳可嘲鯤鷃可笑鵬頗得南華經意恉蓋由性情曠達趣向超遠處衰亂之世知其不可爲而韜光匿跡聊以文字自娛其品高斯其言獨儁其名隱斯其人反傳千載而下能勿動尚友之思哉

讀金樓子

九十九羊不以爲足而欲丐鄰之一盈成我百因知富者非富貧者非貧宋陵子之說洵足以儆世也設喻甚工曲中人情何以又有逢虎篇子路懷石盤欲中孔子之語哉殆下士捉虎尾斷非聖人口吻而洪宣之乃評曰一則激其雄心一則抑其雄心金樓既侮聖賢後人復從而附和之此等悖理害道文字震川以之入選殊不可解嗜好不同若此總由心無定見隨波逐流遂爾目迷黑白吾輩生古人後能不爲古人所欺斯卓然有以自立也已

讀嵖岈子

律御史客譏一篇純作韻語爲耽榮取禍者下一鍼砭胸襟固自不凡品詣誠然邁俗至理名言切中時弊沈緡棲息實獲我心天下藜炎炎之樂而亡灼灼之憂者比比皆是大氐口願甘身樂遜志求貴構好富耳旣不揣己亦不揆時愛餌銜鉤披文食豢孰則履靜無求者孰則希麟之隱於遐荒者孰則匹鳳之翔於寥廓者孰則勵節纓簪而抗志浮雲者我思其人寔乎莫尚已

讀荊山子

予數至平阿未嘗一登荊山訪卞和之洞然聞桓議郎曇隱

於此想見巖巒幽邃林木蓊翳足以駐高人之躅也議郎以音律世其家哀平間爲郎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又召拜太中大夫出處之際不合乎道史稱其從劉歆揚雄游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可以知其爲人之得失已世祖用宋弘薦給事蘭臺乃一再上書謂朝政失宜舉多過事聽納讖記怪誕不經所言固可采也以中興大業之英主而不能容一直言敢諫之人至目爲非聖無法幾寘重典何可畏哉因讀琴道篇感而書此以見攀龍附鳳之外尚有遺賢而爲君山悲不遇也

讀委宛序

王仲任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蔡中郎秘之帳中以爲談助王會稽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謂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謝夷吾薦之爲天才以謂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皆不能過今讀其逢遇累害效力指瑞四篇雋贍細析周詳委至議論筆力迴不猶人惟其過目成誦博覽而不守章句遂能貫通乎眾流百家之言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著刀筆用以釋物類正時俗始若詭異終入乎理卓然成書也至其暮年造養性十六篇裁節嗜慾頤神自守

所論必更有超妙過人處吾未得見其書惜哉

讀白虎通

孟堅既有良史之才而又湛深經術故與諸儒會講獨能舉其綱領標厥指歸勒爲一書樸茂典贍儼然淸廟明堂三代法物固子家之正軌也所詣若此無媿爲扶風通儒之後已乃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致其父陷獄以死范史譏曰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又曰彪識皇命固迷世紛知言哉遷固並稱能成名而皆闇於智古人目睫之論良有以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東漢諸君子知此義者寥寥無幾烏能免於

嵩銅之禍哉蓋有才有學而無德者終不足爲完人則德尚焉德不在乎言也

讀風俗通

論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用注疏體句句鼎彝言言金石論羽瑟琴筑簡括不支以少許勝多許論五嶽四瀆一則爲封禪書一則爲禹貢要略善於解字精確古雅之至應太守辨風正俗成此一書蓋由胸中醞釀既深故吐辭爲經有典有則秩然不紊苟能仿之謀篇製局命意遣詞自徧力掃陳言不落凡近已兩漢文字去古未遠筆墨高淡處誠不易學亦不

可不學也非多讀線裝書烏能得其旨趣耶

讀憤陽子

天祿閣外史筆意與戰國策相近而體裁則仿說苑新序長於諷諭曲折盡情典雅古逸而擅其妙使齊晉楚蜀魏諸王聞之不得不從容改聽夫唯徵君學充其德干頃汪洋故發爲文章亦能涵蓋一切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外史有焉

牛醫兒年十四荀叔卽奉爲師表而謂袁奉高曰子國有顏子陳蕃爲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有道往從之累日方還范史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

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職吝獨未及外史一書豈當時蔚宗不見此書耶不可得而知已

讀贊山子

仲長公理有狂生之名所著樂志論曠達超逸世爭誦之不解其何以忍參曹操軍事遂與曩日州郡命召稱疾不就者先後異轍行不踐言公理乃自歟其志耶卒之發憤歎息著昌言三十四篇范史錄其四而震川則選理亂損益二篇議論徹上徹下筆力尤矯健不羣足稱作者所舉十六條包括周官王制誠爲經世大文也雖定封建限分田復肉刑古今

異勢不能强之使同而所言則固確有見地切中時弊卽論
文字足抗西京烏得僅以狂生目之哉
讀囘中子
潛夫論剴切周至與昌言等而節信之耿介絕俗終身不仕
蘊憤箸書則品更高於公理矣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
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爲貴不誠然哉閒嘗取五篇繹之實貢
貴忠愛日述赦皆至當不易之論有關國計文字獨明忠篇
歸重權術入於法家乃引聖言爲證淺之䙶聖言矣辭雖雄
壯可喜而揆之於理終有未安夫元首股肱君臣一德豈專

恃乎權術哉范史不錄而震川采之吾不識其何取乎爾

讀貞山子

十年老鹽官使之據案頫首讀桓次公鹽鐵論蓋不終卷而色沮汗下曳裾以走已昔在聖門政事文學分爲二科不謂漢之文學乃通於政事若此反覆辨難層出不窮侃侃而談通今博古雖不見用於世而其言則已不朽也鹽鐵酒榷均輸之與民爭利非如進本退末廣利農業大夫豈不知之而故爲是騰口鼓舌也耶世衰道微積重難返斤斤焉以富民足國爲務若舍貨殖平準而外別無良策者尙安望其興教

化而移風俗哉貞山可作蒙將負笈從之

讀天隱子

參同契設立金丹刀圭姹女黃芽等名目而以爲上合乾坤之旨直探性命之源惝怳迷離入於左道不若此篇直以易簡解神仙以漸卦說漸門而齋戒安處存想坐忘神解五端皆從淺近處言之以幾於信定閒慧仍不外乎聖賢存誠主靜工夫而長生久視之法包括無遺盡傳秘妙神仙家言斯爲上乘文字宜乎司馬子微誦之三年而有悟也即不求長生而澡身虛心深居靜室收心復性遺形忘我能於四漸著

力則氣得所養性返其初初何嘗悖於儒理耶獨萬法通神一語則爲黃老之學是又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讀徐子

偉長不就旌命品詣故高鳳洲謂於七子中不甚錚錚吾則以爲佼佼也中論四十篇今讀其六宗孔孟以立言沖融雅瀞若逸多姿引證設譬處痛切周至考僞篇闢異端崇聖教議論作作有芒氣勢滔滔不絕寫若輩僞託情態歷歷如繪刻骨刺心迅雷震霆不足擬其光燄長江大河不足狀其波瀾傷時嫉俗憤激而談名世之文允堪不朽以視彼掞華摛

藻靡麗相高者眞有上下牀之别宜文帝稱爲彬彬君子也

讀小荀子

荀仲豫善言政體一曰四患五政再曰六則十難三曰治民擬之治金御民譬諸驅雞四曰治世所貴乎位者三衰世所貴乎位者三議論確有根柢通達明辨其俗嫌篇養神養體養性乃神仙家言可以乙之復有治道二難立德法教四篇亦皆透闢顯豁步驟井然不蔓不枝格律嚴整斯爲有體有用之學使達而在上見諸施行必可以轉移風化而不至與俗浮沈也已惜乎其官止秘書政移曹氏雖陳申鑒炎祚告

終八龍之後此亦王佐才不在文若下也

讀鏡機子

八斗雄才首冠建安七子十歲時卽能出言爲論下筆成文

曹家綉虎與扛鼎之黃鬚兒可稱雙絕皆萬夫敵也雖任性

而行不事雕飾而豆萁之詠感及同根得以骨肉保全藩封

勿替誠爲幸事七啟之作屏華淫而上溯穆淸之治和平溫

厚元氣盎然是陳思得意文字登諸蕭選匹伍枚張固已其

令禽惡鳥一篇取喻鳥梟爲吉士凶人各立標準足以破俗

足以儆世夫亦有爲而言之也善惡之間安可不愼所處哉

讀抱朴子

嗟嗟以稚川之學問行誼脫令柄政當國必可致君澤民上追堯舜下希周孔乃召爲主簿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置之於閒散之地而老人遂不得不乞句漏令以神仙終已豈惟貧高實有經世大才見諸撰述今讀其勖學崇教擢才臣節良規譏惑刺驕七篇尊先聖則通徹天人棄老莊則闡揚亚道而且嚴玉石之辨愼砥矢之操設臭腐魚水之喻獻炙冰積灰之嘲莊語微言抑揚盡致才章富贍表裏兼賅大豈專講道術者流所能望其項背也耶

讀白雲子

盧徵避難山居改疏爲東人矣膏肓泉石無心於熙帝載振天維已所以海隅鄭老則決計偶之僻蜀嚴叟則甘心匹之匣笥之軀則恥與共曳尾郊廟之犢則羞與偕儞牆胡不遊巍峩之宮夕不墮崢嶸之壑谷莽雖臭岑林自芳蘭闒孏排蒲輪龍眂辭譆價以闤闠樂伏處以蟠泥環堵匪囚蓬室奚苦避稷契奮庸之路覓巢由洗耳之淵褰彼纓緌安吾素履捐夸收蹤隱機匿身門人戢焉先生休矣閒嘗取擬客難一篇而三復之夫乃歎盧徵遁世之懷更甚於滑稽曼倩也

讀靈源子

天下有明有餘而膽不足者天下即有膽有餘而明不足者呂子以為有明便有膽嵇先生則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而歷舉古人之專明無膽專膽無明者以實之曰子家曰左師曰賈生曰霍光曰樊於期王陵毋明乎膽乎兼之實難獨於廢昌邑之事謂田子賓明膽固已厥後許增牛車僦直主守自盜至三千萬子孟欲為道地而延年抵曰無有是事重以田廣明言忿令就獄大司農遂閤鼓自裁斯時子賓之明何在膽何在乎持論雖平援引未當中散之闇於事機而不

能自決也亦可於斯文斷之

讀雲門子

雲錦是攀幼號神童丹漆在握壯隨宣聖遂索源而入水用啟悟以居巖劉舍人三夢可謂奇絕已文心雕龍一書工於摹擬辨厥指歸義炳釆流詞華理贍評者以爲述作之金科文章之玉尺沾丐士林豈淺鮮哉當取全書讀之方盡其妙至於新語則節短韻長語駢機暢化散爲整以少勝多飄然而來截然而止裁篇製局之妙靈臺心匠之能固不可一世而獨有千古也海岱才人此爲巨擘安得不鑄金事之

讀干山子

以文章論五等勝於辯亡而震川選此遺彼殆以爲封建斷不可復故不敢其辭耶然而辯亡論於吳之失政則諱言之稱揚祖德又不免阿私之誚上篇爲國紀下篇爲家乘歸本人和爲恃險者慨歎亦見士衡有經濟才非僅以文章著也第排比鋪張氣爲詞滯較之長沙過秦優劣判然已蓋論事之文與詞家之文不同浦二田謂五等一篇詳贍縱控復能全體渾成直與賈傅相頡頏亦非定論也後之讀者其不以予言爲河漢歟

讀石匏子

劉孔昭金箱壁言高才不遇傳泛論治國修身雜以九流之說掌莊喆李窺見藩籬而其大旨則不悖於聖人之道布帛菽粟言之親切有味鳳洲謂當六季之末不墮月露煙華亦足貴矣誠哉其足貴也予尤愛淸神篇論心形神靜和躁蕩相因確有至理禍福篇論懼敬喜驕默爲轉移凶吉祥妖由人自致皆足爲千秋炯鑑警省之切勸戒之般至譏毀篇升菴謂與屈原卜居駱賓王討武曌檄韓愈原毀並傳則予亦無異說也

讀無能子

避亂隱居著書不出而以無能自名其果無能耶明道先生賞其文以爲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崇禮教而外世務則推崇至已今讀其說文王說宋玉說商隱說嚴陵一問一答代古人立言能曲曲傳出古人心事雖有過於激烈過於唐突處卻合當日情景爲呂望屈原四皓嚴光增其身分筆墨故自高人一籌至說鴆一篇蛇不自知其毒而以鴆爲毒鴆亦不自知其毒而以蛇爲毒鴆怨蛇之有心嚙人於是乎人啇吾以刑汝而曰吾之毒汝之毒而日持兵殺人罪人不罪

兵非吾之毒而曰吾無心毒人而爲人所用吾能自全不似汝盱睢草莽以伺人是爲有心之毒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非說鴆也蓋說人也無能子其殆無乎不能耶

讀譚子

譚景升化書世傳爲齊邱所作史云景升以化書授宋齊邱屬爲序之行世齊邱乃醉以酒裹以牛皮拋之江中爲漁者所獲景升方睡未醒告漁者以奪書之故遂有線作長江扇作天之詠其事甚奇然則作書者正不可孟浪向人求序也且以予所聞盜書者亦時時有之特不至如醉酒沉江之甚

耳今觀其書出入於孔孟黃老之間卓然自成一子予最愛其我服布素則民自儉我食菽藿則民自飽二語爲得崇儉之旨其道化篇說虛神形氣而攙入道德仁義刑禮忽然黃老忽然孔孟未免雜而不純似不足以云化也

讀文中子

王氏一門六代箸述宏富曰時變論六篇曰五經決錄五篇曰政大論八篇曰政小論八篇曰皇極讜義九篇曰興衰要論七篇惜其書不傳於世至仲淹陳十二策不用退而講道河汾從游者千人見於書中者爲董常薛收靖君亮裴晞房

玄齡叔恬王孝逸楊素劉炫魏徵李播程元李靖溫彥博賀若弼杜淹竇師玄賈瓊姚義杜如晦竇威四篇之中已見二十一人嗚呼可謂盛已仲淹學聖人之學道聖人之言析理性辨邪僞陳王道傳絕學衡事隲古精當簡要卓然爲一代名儒足傳洙泗之統苟與揚非其匹也而伊川猶以仲淹云徵所聞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謂心迹之判便爲亂道毋乃太苛歟

讀天隨子

野龍茫洋乎天地之間樂而蟄暢而昇甘於勞勞而笑豢者

齷齪以為同形異樂遊知其必為夏后氏之醢也而掉尾以去魯望唯能自適其適故不為人所攖耳吳泉子勸秦惠王用蘇秦不見聽遂教之殺蘇秦吳泉之為秦謀者可謂至已卒弗見聽退耕於鄗邈封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魯望詩人而文筆縱橫馳騁若此足徵其學識淵茂機杼在胸未肯隨人作計正不僅以詞章顯也而惜乎其為風塵之外物天地之逸民也

讀鹿門子

原化闢佛教原寶重農政原己傳心學隱言則宗聖訓斥怪

力亂神導民則揚君道崇仁義禮智信聖神尹惠二篇議論亦復正當不易足與天隨子相抗雲間鳳毛匪襲美誰爲追逐耶獨天人篇曰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又曰聖人非修而至語意自相矛盾殊不可解震川録之商素菴既指其非而又謂脈絡語新可以取節誠不知其何所取也升菴擬之關尹亢倉晏嬰劉向謂其隱書寓意深遠似亦太過耳

讀元眞子

天帳地壇肉霞酒雨雲舞風歌汗露氣煙以及骨石毛草肉土脈泉怪哉無涯辨伯之言乎祇卑自私曰朕之地神尊自

私曰朕之天靈荒自私曰朕之穹孰是其爲飄輪耶孰是其爲湫盤耶孰是其爲紅明瓌璚耶茫唐濛洞無內無外無西無東孰是其界月爲中道主耶先天地不見初後天地不知火坐而遊之豁乎包乎臥而泗之廓乎堅乎泛然飄飄孰是其爲退還之所耶不同榦林殆神仙中人耶不然何以聞無涯之言而箸於篇直俯視乎造化之巠而上探乎造化之元

讀來子

來鵠何人乃敢貶仲山之祀尊于雲爲素臣悖謬妄誕莫此爲甚以之入選乃知嗜痂逐臭者其人固別有肺腸也至論

才之小大而曰材小爲貴材大爲累不平之鳴憤激太過要無足取蘭蕙叢中忽生蕭艾則芬馨爲惡臭所掩蠭蝶紛紛引避矣君子與小人溷迹顧不區之别之而乃兼收而並蓄之毋蘭汙蕙九畹幾與糞壤等是藝苑之祟也是文囿之灾也是學圃之蕪而情田之稗也願爲圃丁鋤其非種者

讀文泉子

劉蛻山書自謂辭謬取而讀之信然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與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微子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般民驚矣

抱祭器入周反覆思之未解所謂也始皇焚書乃謂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亡秦終無自焚之心强詞奪理顛倒是非升菴頗賞之曰自創一意自立一說可謂超然塵外吾不見其超唯見其謬耳深山之中淪落不偶箝口結舌與世無爭乃足鳴高也奚以是嘵嘵爲

讀協律子

李習之論性與昌黎齟齬而交誼則篤昌黎貞元中依張建封於徐未知所去就習之以書勉之入京師昌黎復書謂其能愛我重我詞意周摯習之固能知國馬者也亦能知駿馬

者也且能知國馬之犯而不較駿馬之過而能改其身則馬其心則人也彼蓋有慨夫恣氣乘人之人與夫不能容人之人求其所以爲人而弗得也於是直斷之曰人皆以爲人乘馬吾則以爲馬乘人馬誠君子哉國馬可法駿馬亦可師以形骸爲人者胡弗若以形骸爲馬者之尙有人心耶嘻笑怒罵至斯極已吾意昌黎當時見此文必賞之

讀靈璧子

文人有不能詩者詩人亦有不能文者能文能詩乃得謂之全才羅昭諫以詩名而文亦卓犖可誦其論損益也主於君

德之儉奢其論厚薄也視乎存養之得失其論理亂也歸於文武之德威其論同異也決諸將來之禍福其論愛憎也衡以在上之喜怒鏤心刻骨抉隱探微言人所不敢言發人所未曾發而命意布局一綫到底整齊之中又復生動足稱江東大手筆正不得僅以詩人目之也乃不過於唐僅遇吳越抑鬱牢騷見諸文字洵可悲已

讀次山子

冷雋遒峭簡古宕逸有莊老機鋒而能別開生面妙矣哉道州文筆也時化世化篇過於傷時亟於救時深於憤世殷於

維世其四規則心吾心處吾處出不苟出戲不苟戲非有道者其孰能言之天下尙圓尙曲而公植喜方元子善圓叔盈全直元子苟曲借人形己仍以惡圓惡曲名篇雖語涉滑稽而其中實有至理在焉道權達變不滯於物道州之漫其果漫耶其不漫耶吾將訪諸回山之巔

讀東萊子

講道學者不必皆能文章蓋斤斤說理字斟句酌而出之則筆不敢縱氣爲之窒意不能宣機爲之阻非失之沈悶晦塞卽失之迂腐繁冗不足以言文也伯恭南宋大儒以中原文

獻闔伊洛微言倡道金華一代宗爲山斗而文筆之縱橫恣肆排奡雄健實從戰國策得來彼老頭巾輩伏案吚唔墨守程朱者終身烏得望見之耶眞西山尚識其博學多識不知守約試問夫子之文章貴博乎貴約乎必有能辨之者

讀堯夫子

伊川惜堯夫抱內聖外王之道而無所用於世嘗謂堯夫精通易學闡先天之旨以牖啟後人志在傳世故不肯用世正其身分高處亦其學力定處設爲漁樵問答由淺入深明體達用而極之於意言象數推闡益致實爲羲經功臣繼往開

來以言教者又何殊於以身教乎至觀物篇抉出天時聖經之相爲表裏見得到說得出襟懷放曠八達四通名儒大文一時無兩焚香靜坐紬繹雒誦使人道義之心油然而生覺諸子卑卑無甚高論已

讀橫渠子

朱子以西銘譬奕謂前一段如棋枰後一段如人下子有直勢下橫截斷兩種道理予性耆奕因朱子之評卽以西銘作圍棋觀反覆玩之確然不謬乃知古大儒名物象數無不周知用能卽此例彼卽小見大心思如源頭活水觸處流通絕

無滯機絕無呆相其善譬也其妙悟也其取證也其會心也不然奕自奕西銘自西銘絕不相涉乃强作比擬焉彼世之讀死書者烏能見及此哉

讀長春子

以怪名篇非語怪也欲去怪也上篇言釋老之怪下篇言詞章之怪釋老之怪忘其宗祖去其父母離常業裂衣冠習夷鬼爲可怪詞章之怪盲其目聾其耳不見不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王通韓愈之道爲可怪去其怪以歸於不怪崇尚道德禮樂誦習詩書易象春秋反乎大經大常而入乎至中至

正夫何怪之有哉石先生之言持論甚平而文筆矯健逈超

凡俗特痛詆楊翰林未免失之太過耳

讀草廬子

凝道篇水器之喻以明道與人合說理不腐無語錄氣剖晰

明當可補中庸苟不至德二節注疏幼清學士自少用力於

聖賢之學著述數萬卷磨研六經疏條百氏斯文自任為有

元一代儒學正宗足以傳子思之教雖未見其全書而讀此

講道之文亦可知大儒德性學問存養既深進修靡已馴至

於廣大精微之域而猶孳孳不倦以蘄達乎高明中庸而温

之知之敦之崇之然後禮全而用博也要非凝之於道不爲功

讀道園子

克己復禮有實在工夫顏子之心齋坐忘貧不改樂與程子之襟懷灑落光風霽月皆是克復以後景象而當其用力之時則終食造次密之又密豈鹵莽苟且之人所能竟其功也劭菴先生三歲即知讀書爲草廬高足弟子今讀此篇言簡義賅一空理障將往日孔顏授受與周程指點情形一一爲之傳出蓋原氏剛制僅爲其難而見獵心喜賢者不免迂生

曲學識此者誠鮮已即空談性理僞託中庸者亦烏能測其涯涘哉

讀郁離子

解大紳斃獄豈馬負圖三評推尊劉文成所著一則曰喻爲而當辨焉而彰節而嚴博而切一則曰天下後世若用此言必可底文明之治一則曰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今取震川所選十篇讀之製局規仿劉子政說苑新序寓言十居八九警醒透闢尺幅中具有千里之勢微特指陳得失利害可作朝廷金鑑即以文論亦足追蹤

秦漢俯視金元實堪弁冕有明諸子而爲開國之元勳也惜卷尾尚有龍門子問心一篇僅存其目他日當訪求別本補足之光緒初元自二月初二日披覽至三月二十二日竟二十六卷夢園子記

余嘗得明人所刻諸子彙函二十六卷讀之喜其搜采廣博頗多獨發新意撰爲是編繼詳其自周秦諸子外餘四十餘子命名新異而所言類多他書所已見者因取其文詳考之方悟其剽襲秦漢以來古書數篇益以唐宋人文集及後人僞撰之書臆加子名託爲震川所選殆欺世耳

念旣乘日力於此思正其失乃自識其誤於後用閻百詩

古文尚書疏證自駁前說例也夢園子又記